



一心向党的百岁英雄

刘国强



千余名敌人三面包围、背后临水，多次突围都被打退，部队士气一时低落。在这生死关头，东明县独立营政委郭瑞祥脱了衣服、光着膀子，左手拿手枪、右手拎大刀，怒吼：“党员骨干跟我上，冲啊——”狭路相逢勇者胜，他带领部队杀开一条血路，成功突围……

这是郭瑞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光膀子。

四

郭瑞祥有一项特殊的爱好：木雕。他家的客厅展柜，摆着很多他亲手制作的木雕作品，并告诉二位大人千万不要挂念我，又不是小孩啥事我都懂，我的一切都很好，不要挂念！……好好爱护身体，不要先想我，人家说我比在江北胖了，人家说我：你想小子吧？我说不想，你信吧？”

郭瑞祥十五岁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九岁参军入伍，二十岁指挥战斗。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在部队多个岗位任要职，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但这位功勋卓著的老英雄从未居功自傲，心中永远装着人生的“根”，装着一个老党员、老战士不变的信念。

对工作的使命感是他的“根”。新中国成立后，郭瑞祥曾在军事法院工作。办案时，他恨不能点月当灯、挽日不落，为厘清波谲云诡的案件呕心沥血。由于审查精力太集中，他错过过杯里泡烟蒂的脏水，误把烟盒当馒头咬。

对母亲的孝心是他的“根”。郭瑞祥十一岁时父亲被地主打死，母亲李秀堂拉扯他和妹妹艰难度日。响应党的号召，这位了不起的母亲亲手把一儿一女送进部队，娘仨一起远走他乡，一起打击侵略者。八路军医院缺人手，李秀堂又介绍于纯参军，在战地医院当护士。郭瑞祥称母亲是老革命功臣，也是郭家的大功臣，对母亲万般尊敬。每一次百岁母亲发脾气，八旬的郭瑞祥都直溜溜正站着，洗耳恭听。为母亲盛饭，郭瑞祥要双手捧碗，毕恭毕敬地递给母亲。

艰苦朴素、自立自强的生活作风是他的“根”。每次取药、理发，他都谢绝医护人员登门服务，坚持自己去干休所。每次用药他都询问价格，挑便宜的，为国家节约每一分钱。他的一只军用搪瓷杯用了四十四年，一台缝纫机用了七十年，一对沙发了超过半个世纪，毛衣破了剪掉袖子成半袖衫，再破改成背心。干休所用大巴车送老干部去体检，每次他都站在车门口，逐一把老干部搀扶上车后才上车，尽管他自己才是年龄最大的那位。他出门拒绝儿女们搀扶、陪同。邻居们每每听到楼道里响起拐杖声，见他独自上下楼，都油然生出敬意：这可是百岁老人哪！“能自己干的就别麻烦别人。”现在，他仍然自己洗衣服、缝补衣服。

他的“根”还在那一件件珍藏的老物件里。1943年，郭瑞祥在冀鲁豫一带行军打仗，收到老百姓赠送的行军鞋，打开一看，鞋帮里竟绣着“李秀堂”三个字。母亲做的军鞋，发到儿子手里！不在一个省，军鞋千千万，这是怎样的巧合！郭瑞祥舍不得穿，一直珍藏着。后因遭到敌人偷袭，匆忙撤退中，还是遗失了这双鞋。郭瑞祥还有一双多次换底、穿了七十多年的黑色皮凉鞋，其中的故事也让他津津乐道：“这是1958年我参加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时在北京买的。我穿着这双鞋，还和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拍过照呢。”

百岁老人郭瑞祥每天仍然扣紧领扣，梳背头，拔直腰板。三伏天再热，他也不允许儿子光膀子。说来，这又是一个难忘的故事：

1946年冬，在今天的山东省东明县发生了一场敌众我寡的战斗。百余名我军战士被

情地邀她来部队。妻子即将临盆，三封信都没有回，不知道碰上哪些困难，身体怎么样，郭瑞祥非常惦念：

现在已到阳历七月五日了，按咱那时算，你该与咱的小宝贝见面了，怎样呢？现在天气很热，蚊子又很多，你辛苦了，你的身体如何？没有出什么毛病吧！我离你这样远，又不能去看你。家里二位大人的身体如何？很好吧！告诉二位大人说，不要挂念我，我的一切都很好。

这封信的落款时间为：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

不幸的是，郭瑞祥心中隐隐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爱妻一直没来部队，是因为刚生下的儿子不幸夭折。噩耗传来，郭瑞祥把巨大的痛苦压在心底，担心这封信再勾起妻子悲伤，对孩子的事不多提及。他一再开导妻子，又安慰妻子，不来也对。因为丈夫去山高水险的前线打仗，妻子知道了，一定会担心他的安全：

现在主力部队已经开始出发了，我们在后边跟着部队走，一定是平安的，望你不要挂念，并告诉二位大人千万不要挂念我，又不是小孩啥事我都懂，我的一切都很好，不要挂念！……好好爱护身体，不要先想我，人家说我比在江北胖了，人家说我：你想小子吧？我说不想，你信吧？”

信为竖排字，用毛笔写的行书体，端庄娟秀。这是军营铁汉的另一面：字字温暖人心，句句柔情似水。

三

1950年9月的一天夜晚，月辉如洗，溪流轻唱，芭蕉叶随风而舞。谁料，美景下竟掩藏着危机：在依山傍水的遵义湄潭县，一场风波正在酝酿……

渡江战役后，郭瑞祥随同所在二野五兵团挺进贵州，参加剿匪战斗。他肩上担着重任：任驻扎湄潭县的起义部队“保安十三团”政委，宣传我党我军政策，教育改造这些起义的保安团成员，然后将该团改编进解放军队伍。

这天晚上，内线突然来报：保安团有人要叛变！附近的土匪马上就来接应……

情况万分危急！保安团七八百人，而负责训练、改造他们的解放军干部战士，只有十二人。郭瑞祥紧急部署，迅速将保安团军官控制起来，火速通知驻在同村的县大队紧急驰援，阻击前来接应的土匪。保安团的特务连最危险，看住特务连就能控制住全局。郭瑞祥下令对特务连加强看管。

当时，于纯强忍失去儿子之痛，身体刚一恢复，便回到所在部队。部队领导想让她歇歇，特批她去看望丈夫。谁知，偏偏赶上这番变故！

郭瑞祥掏出手枪交给妻子：“情况紧急，人手不够，你和警卫员一起看住保安团团长！”

妻子一愣，郭瑞祥知道她没打过枪，咋地将军子弹推上膛，把枪递过去：“关键时刻，你就开枪！”说罢急火冲出屋子……

阻击土匪的枪声密若爆豆，令人心惊肉跳。于纯攥紧手枪，一点不敢大意。充满变数的夜，被心中的不安无限拉长。屋外的风声像步步逼近的脚步，每一片撞击窗棂的落叶，听起来都那样惊心动魄。

于纯担心能否顺利扭转局面，担心丈夫和战友们的安全。但看见保安团团长张代龙的的眼神飘忽，她马上镇静下来，举枪厉声大喝：“别动！”

第二天，拂晓挣脱了黑夜，浅红色的霞光抹红东窗，总算盼来捷报！

冒着随时有可能发生反叛的危险，经过复杂的斗争和教育，郭瑞祥牢牢控制住队伍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每天，这首曲子都会萦绕在枣庄街道上，飘荡在枣庄上空，伴随着许多枣庄人的生活。

这首曲子叫《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枣庄人对它的掌故如数家珍，亲近它像自己的老友亲人。《铁道游击队》的上映，让这首曲子不胫而走，弹拨起几代中国人记忆的“土琵琶”，也成为枣庄人最耳熟能详的一首曲子。人们夜晚枕着它入眠，早晨听着它醒来，脱口就哼出了它，在广场上伴着它起舞，几乎所有的大型庆典活动和联欢会上都飘扬着它的旋律，它已经与枣庄人的日常生活水乳交融。

我无数次与它迎面相遇在枣庄的街道上。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重地之一，山东枣庄可以说是一座铁道上的城市。在它近代以来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有煤炭、铁道和火车相依相随。1926年，枣庄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枣庄矿区支部建立，开始有组织地领导发动工人运动。1938年，抗日烽火迅速在微山湖畔、鲁南山区、运河两岸熊熊燃烧起来。随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抱犊崮山区，指导成立中共鲁南区党委，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统一整编地方抗日武装，令这方土地上涌现出苏鲁支队、鲁南铁道大队、运河支队等队伍。这当中最家喻户晓的是鲁南铁道大队。

鲁南铁道大队就是我们熟知的铁道游击队。这支战斗在铁路线上的小型抗日武装，少时十数人，多则数百人，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游击队伍。铁道大队以抱犊崮山区主力部队为后盾，采取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挥戈于百里铁道线上，出没于万顷微山湖中。他们袭洋行、炸火车、毁桥梁、夺机枪、劫布车、打票车，被日伪军称作从天而降的“飞虎队”；他们保卫了华中、山东途经微山湖直达延安的秘密交通线，护送了千余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安全过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功勋，被萧华将军赞为插入敌人心脏的“怀中利剑，心中匕首”。

我生在枣庄、长在枣庄，孩提时便从小说和电影《铁道游击队》中耳濡目染着铁道大队的英雄事迹。我熟悉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像怀着一身扒火车绝技的洪振海烈士和曹德全烈士。其实小说《铁道游击队》中的人物都有真实出处，作家刘知侠通过采访和深入生活，提炼和升华了许多人物原型，艺术性地创造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群像。譬如芳林嫂，即是将刘桂清等众多鲁南抗日妇女的个性特点和英雄事迹糅合创造的艺术典型。

位于枣庄的台儿庄古城毁于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七十年后古城重建。我漫步其间，小桥流水，垂柳依依，夜幕降临，灯光璀璨，一派祥和安宁的景象。当年正是周恩来同志委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来到徐州，当面力劝李宗仁打台儿庄战役。台儿庄经此役后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

新时代的枣庄被京沪铁路、京沪高铁和枣临铁路紧紧环抱，风驰电掣的“复兴号”经此驶过。作为国家森林城市，枣庄四季鲜花芬芳，满眼绿色令人心旷神怡，但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仍然是铁道游击队。为此，枣庄先后在临山建设了铁道游击队纪念馆和铁道游击队纪念馆，来接受红色教育的党政干部、学生和群众络绎不绝，铁道游击队精神已经成为枣庄人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精神动力。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硝烟渐逝，和平长驻，土琵琶的弹唱依旧萦绕在枣庄上空，回荡在人们的记忆里。

下图为山东省枣庄市八路军抱犊崮抗日纪念碑。影像中国



图为河北邯郸太行山风光。影像中国

聆听土琵琶的弹唱

王慧航

大地

逐梦

致敬功勋党员①

离休两年后，他从云贵高原来到东北辽宁，在大连旅顺安度晚年。

每天闲不下，爱好又广泛，他的身份引起了周围人的猜测——

他家的菜园种得最好，左邻右舍都称道，有人说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他脚踩缝纫机熟练地改衣裤、补衣物、做书包，有人说他当过裁缝；

他自做大衣柜、五斗柜和沙发，有人说他做过木匠；

他的木雕作品在展览会上引人注目，有人说他是艺术家；

他的六个儿女个个懂事、有出息，有人感慨说这真是一个幸福之家……

他，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辽宁省军区大连第十六离职工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有着八十四年党龄、现年一百零一岁的老红军郭瑞祥。

一

夜深深，一轮明月悬天穹，大地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忽然，一笔焦黑的“墨点”用力点在地平线上，时而跳出时而隐入，这便是只有十五岁的少年郭瑞祥。他积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怀揣党交给的重要情报，不畏艰险困难，一次又一次圆满完成任

那是1935年，河北魏县敌情复杂，敌人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少年郭瑞祥成为尹野村地下党组织的重点培养骨干。郭瑞祥人机灵，脑瓜灵活，当过药店伙计，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踊跃投身革命斗争。白色恐怖时期，处处危机四伏。革命者们在菜窖里谋划，在敌人眼皮底下收集情报，再把情报送出去，一旦被

记不清多少次，他一头钻进夜幕，趁附近没人，把油印传单放在人们必经之地，把标语贴在墙上。这些富有力量的文字，每个字都是一团火，点燃了劳苦大众心中的抗敌热情。

1937年，加入了青年先锋队的郭瑞祥多次组织年轻人半夜出发，悄悄反动地主家的麦子。夜里割麦，月圆之夜容易暴露，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又就误割麦，弯月当空时最好。于是，八十多年前的华北平原，不时出现这样的夜景：天上有一把“弯镰”当空映照，地上有三四十把弯镰闯进麦田……这些麦子救了穷人的命，也充实了革命队伍的补给。

1937年3月，十七岁的郭瑞祥正式在党旗前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严守组织秘密，一开始，他以“慈善捐款”的名义向母亲要钱交党费。然而到了第二年，母亲李秀堂也加入了党组织，担任尹野村妇女抗日救国会会长。母子从此携手同心，双双战斗在对敌斗争的火线上。

1939年，国民党反共分子突然翻脸，杀害了郭瑞祥的上级，下令抓捕、屠杀共产党员，党组织因此遭受严重破坏。郭瑞祥决心重建队伍，组织了四十多名热血青年一起参加八路军，奔赴河南濮阳续写新的战斗传奇。

二

1949年2月，郭瑞祥已是一位有十二年党龄、久经考验、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解放军政工干部。为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郭瑞祥第一时间递交南下的申请。

郭瑞祥曾有过顾虑。大女儿三岁，妻子于纯又有了身孕。夫妻婚后在同一个部队工作，从未分开过。自己一走，让妻子自己回娘家，他很不放心。但这顾虑一闪而过。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

送别时，于纯挺着大肚子，微笑着说完“放心走吧，不用惦记我”，便转过身去，忍不住抽泣……

岁月如梭，当年郭瑞祥在南下途中写给妻子的信，时隔漫长的七十余载时光，仍折射着这位老英雄的铁骨柔情！

在信中，郭瑞祥满怀喜悦，思念阔别快半年的妻子，也惦记她腹中就要诞生的孩子，热